

【活色生香】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

成功只比来成功,多坚持了一次



虽是开心麻花的出品,但因为含“腾”量为零,加上片名谐音梗,我原以为春节档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》就是来凑数的。没想到这部中小成本制作充满了诚意!从头到尾引人发笑的点既不是低俗的段子,也不是狗血的情节,就连马丽,也一改前几部喜剧作品中浮夸的表演风格,至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名不见经传的男主魏翔,把这个人物流诠释得好笑、温情,还有一些感动!

本片改编自日本经典原作《魔幻时刻》,客观地说,思想深度上并没有超越,但仍然有可圈可点的创新之处。比如大幅删减了原作故事里的支线,也没有把过笔墨集中在神秘的杀手身上,而是押宝在长年龙套角色魏翔成功头上,这反倒成为了最大的亮点。而出演魏翔成功的演员魏翔与角色的贴合度又促进了影片的话题度。魏翔本人进入娱乐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年味为什么变淡了?

吃年夜饭时,跟爸妈聊年味有没有变淡这个话题。我爸调侃说,你们回家过年都是坐享其成,刷着手机看着电视,等着叫吃饭,等以后我和你妈忙不动了,需要你们照顾,你们自己去菜场买菜做年夜饭,自己去备年货,就知道年味有没有变淡了。

爸爸说,年味对我们来说,就是动手忙碌的感觉,买年货,大扫除,备饭菜,包饺子,贴春联,年味儿就出来了。现在有网络都方便多了,不用囤货囤菜,随时可以在网上下单,网店不打算能马上送货,过年不像以前那么累了。

老爸这段话让我感到惭愧,立刻意识到视角中的自私。当我们在感慨年味变淡时,我们是站在什么角度?是站在躺平等喂养的角度,是坐享其成等年味的角度,是靠父母替我们营造年味、我们享用年味的角度,而不是动手去营造年味的角度。年味是在热气腾腾中端出来的,是风风火火中忙出来的,而不是躺出来、等出来的。我突然明白了,

【如是我闻】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不如吃茶去



读到一篇回忆周珏良的文章,提到珏良先生当时在北海招研究生时标准相当独特,除了英文好之外,还必须能读线装书、会下围棋等。我跟学生说,以后我也要定这样的标准:除了外语之外,还要能读懂佛经,懂得“吃茶去”的意思。结果几个学生问什么是“吃茶去”?是的,“吃茶去”这一公案究竟如何理解呢?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种可能吧:

“吃茶去”的主体是人,是能够领悟自心,能见性成佛的活人。吃茶的人,才能意识到自我

的存在,认识到自己的本性。

赵州之所以让弟子们“吃茶去”,据说是因为他本人嗜茶成癖,因此他的“吃茶去”理应是他的“一行三昧”——禅宗之行住坐卧皆在直心境界中之三昧。

“吃茶去”是用来对治“分别之心”的,摄大乘论认为凡夫所起之分别,系由迷妄所产生,与真如之理并不契合,仅依分别,无法如实悟证真如之理。因此,凡夫之分别,乃为虚妄分别。如果想要达到真如境地,则须舍离凡夫之分别智,而依无分别智——这是赵州针对不同的问题,一直回答

● 随手拍

陆地冰壶

□图/文 施敏

北京冬奥会正在举行,江苏海门常乐镇柳西半街新春庙会上,陆地冰壶运动吸引了不少游客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
ycwbwyb@163.com



【横眉热对】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画虎小记



虎年,画猫的兴致转成画虎。虎属猫科,民间叫大猫,虎小猫小而已。用画猫法去画虎,八九不离十。

打开电脑,找出各种虎的图片,琢磨其中的造型特征,发现两事:一,画界不少熟悉的虎画,大多都是画照片的,少有创新。照片啥样,画成啥样;二,虎脸比猫脸大,尽管虎眼有凶光,但就比例而言却比猫眼小了许多。猫之可爱正在于眼,小脸庞上闪烁着明

亮大眼,招人疼爱。虎眼不同,像两颗小灯珠,嵌在硕大的脸庞上,不敢直视。

不过,虎猫命运就差别太大了。千年流传的“武松打虎”,说明虎是人类的敌人,穷追猛打,今天几乎给灭绝了。少数几只,在动物园里被圈养着,做出凶相,好让我们去欣赏。猫则到处乱窜,不安本分。所有城镇都有一大堆野猫,晚上叫春不断,白天四处出击。其实,野猫是没有的,乱窜的都是不听话的家

猫,及时逃离家门,享受自由,活得不知多么的快活!爱猫之心人皆有之,家里养不住,有人干脆在门口定时放猫食。不用多久,吃饭时间一到,群猫就会在你门口一片闹腾。

画了虎,才知道,虎与猫其实长得很不同。于是,干脆在虎头上加只浪猫,两相对照,觉得好玩极了。其实,虎的凶现在变成了传说,猫的浪却千真万确。不如变虎为猫,让它们成一家人吧。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爱上火锅



不爱火锅,嫌它味儿寡淡。鱼啊虾啊肉啊内脏啊,全都是赤裸裸的没加腌料,烫熟便吃。虽有酱料可蘸,但食材蘸酱后吃进嘴里,却全是“制服”般的味儿,吃得舌头生茧。因此,每回朋友约我吃火锅,我总百般推脱。

结婚之后,跟随先生回返怡保欢度农历新年,才发现每年除夕享用火锅是他家多年遵循的传统,我也因此有了机会领教火锅那恢弘堂皇的大气派。30多口人分坐三桌,桌上辐射状地排满了花团锦簇的食材。汤底是火锅的灵魂,精于厨艺的婆母用老母鸡、大排骨、干贝,加上爆香的鳊鱼,熬煮多个小时,熬出了

绝世的绚烂风情,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的袅袅烟气,充满了致命的诱惑。大家此起彼伏地把勺子和筷子伸进大锅内,滚烫的汤里争先恐后地浮起一个个欢喜的笑窝。直到此刻,我才真正地了解,吃火锅的大魅力其实不在于食材本身,而在于“亲情一锅煮”的那种温馨和“七嘴八舌相互调侃”的热闹。从此,爱上了火锅。婆母逝世后,除夕吃火锅便也延续成了我家的传统。

很年轻的时候,在味蕾上,只喜欢充满刺激的大咸和大甜,不知道淡才是隽永的滋味。有了岁月的历练,方才晓得,火锅那些全然没有经过腌制的食材,才是尽显本色的上口味道;同样的,返璞归真的初心,才是人生终极的追求。

【不知不觉】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永别了,生命!



春节假期过后,听到著名作家张洁1月22日去世的消息。1981年,我读复旦中文系,第一篇课堂讨论的小说,就是张洁的《爱,是不能忘记的》。对我来说,读到这样推心泣血的小说,并非只看作文学与情感,而是感受到面对这个世界的孤独的姿态。

终于有一天,我成了张洁的责任编辑,那是刊载于2006年第1期《收获》上的长篇《知在》,并且就这部长篇与她做了一次访谈。这可能是我读到的张洁第一部古代题材的作品,一幅晋画一分为二,千年的诅咒带出悲凄惨烈的爱情、背叛、家破人亡、流浪的种种故事……在那次访谈的最后我说:“人生之大悲,不过身不由己,让人无言和感慨。”而张洁说:“也是尽在不言中的、一抹悲凉的暖意。”她说她不沟通,也不期待与他人沟通,人类是不可沟通的,你我这样“说一不二”不过是彼此多知道一些,“知道”与“沟通”是两回事。

2017年5月,是《收获》创刊60周年,久久要给我们出一套纪念文丛,我遍寻那些可能是张洁

老师“密友”的人,问来的邮箱却都已经不能用了。一次偶然,美编刚从美国探亲回来,他有一个文学圈外的朋友,说到纽约一位不与人来往的作家,我忽然灵动,让他问一下,是张洁吗?我就这样找到了张洁的邮箱。我很快收到她称呼我为“钟楚红”的邮件:“收到你的信息真是高兴,我跟文坛早已决绝地毫无来往,但有二三人还是常在记忆中闪现。说起来你也许不信,这其中就有你。我们虽不曾会面,但你的采访是我珍惜的采访。并不是因为你说了我的好话,说好话的人并不少,但你到位的理解进入了记忆。你还在《收获》真是《收获》的运气,现在还有几个人认真地对待文学!这也是我将三个长篇删除的原因。可是接到你的信我仍然高兴。……”

张洁小说《一生太长了》中有一段是这样的:“我愿在我生命还能胜任的时候了结,而不愿等到年老体衰之时颓然倒下。”张洁早就准备好了独自迎接生命的结尾,她曾经说过,她不要别人写怀念文章。我对她没有研究,也却是没有什么资格来写,我只是留存此刻的心情。

书之乐

□古远清



我的“台湾文学五书”,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完成的。这种环境迫使我全神贯注地写作,由此忘却暴力,忘却伤痛

“每出版一本书,便完成另一座墓碑。”这是台湾诗人颜艾琳的诗句,也是名副其实的“警句”。使我纳闷的是:她比我年轻得多,怎么会有此比喻?我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,幸运地连续出版了“古远清台湾文学五书”,我只感到每出版一本书,都是在生命的旅途

上竖起一座纪念碑。不过,细想“一座墓碑”的说法,也不无道理,因为当我八秩大寿时,“青光眼”向我发起进攻,颈椎病使我难以低头看书写字,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步步向“墓碑”靠拢吗?“墓碑”本是纪念碑的一种,那就抓紧写吧,赶紧完成自己想写的文章和想写的书。

有读者问:“为什么叫‘台湾文学五书’?”在《台湾文学如云,我只是抬头看过》一文中,我提到晚年最大的心愿是完成两个“百万工程”:分别为将近100万字的《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》《当代台湾文学事典》。其中前者“万卷

楼”分4册帮我出版了,算是了却了一大心愿,而后者还“千呼万唤不出来”。至于“五书”多年的《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》,多年前就申报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,有详细的提纲,何不将其写出?就这样花了半年多功夫完稿了。至于《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》,是我一直想写的,但一直找不到契机。当我邮购到丁帆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史》这本大书时,感到有开创性,但台湾文学制度部分写得过于单薄,我便下决心自己写一本。也就是说,包括《台湾文学焦点话题》《台湾文学入门》在内的“台湾文学五书”是边写边寻找

写作灵感。一旦灵感来临,挡都挡不住,终于“五书”一举成功。我庆幸自己还没有老去,还能开会,还能演讲,还能写作,还能一本一本出书。不幸的是我的“老秘”突然一下“老”了,因为腿疾寸步难移,再帮我打字是不可能的了。在酷热的夏季,我先后请了两位学生帮忙,这是我的一种新的写作方式。

我这位又老又古、又古又老的“古老”,居然也有一部簇新的、号称“最短的文学通史,一个人的文学经典排行榜”的《微型台湾文学史》面世,我不禁为自己点赞。我问“万卷楼”可否将“台湾

文学五书”易名为“台湾文学六书”?对方回答说:“你精力这么充沛,处于井喷期,就不叫‘六书’,而叫‘台湾文学新五书’吧。”这一“新”字,又萌生了再把旧作《余光中传》做个“整容”,以致又有了《余光中新传》:“新”就“新”在此传从“读书生活”角度切入,“新”在不为贤者讳,写出了旧版被删掉的传主的人生败笔。

“台湾文学”一直纠缠着我,让我喘不过气来,还想再写《台湾文艺期刊史》和《台湾文学出版史》《台湾文学论争史》呢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将《2020世界

华文文学研究年鉴》和《“世界华文文学”学科论文选》杀青。啊,还有一本大部头的《台港澳百年新诗学案》年底结题,再不出就有可能成为“遗著”了。

有朋友调侃说:“你的书怎么老是写不完,出不完?在出书问题上,有人要‘旱’死,你却要‘淹’死。”我不惧“墓碑”,更何况怕“淹”?研究台湾文学不敢手,是为了寄托我的人文情怀,报答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给我的学术第二春,也是打发我的剩余时光。开会、演讲、读书、写书、出书,是我的养生之道。我在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

生记者问时云:何以解忧?唯有读书。何以疗伤?唯有写书。何以快乐?唯有出书。这里说的疗伤的“伤”,有别人难以想象、也是本人难以启齿的苦痛。我的“台湾文学五书”,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完成的。这种环境迫使我全神贯注地写作,由此忘却暴力、忘却伤痛,由此让我的系列著作成为晚年一道亮丽的人生风景。我用著书的形式记录自己对彼岸文学作品阅读的体会和文化认知,让生命沉醉在写书、出书、购书、搬书、寄书、送书的快乐氛围之中。

戴口罩

戴口罩、少聚会,不给病毒留机会。

勤洗手

勤洗手、多消毒,个人防护要做足。

打疫苗

提前预约,戴好口罩,保持距离,有序接种。



疫情未停 仍需防护

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